



国内
第1本

XUZHIMO XIAOSHUO QUANJ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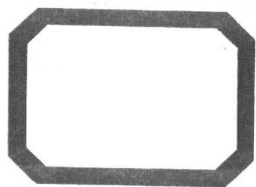
徐志摩 小说全集



顾永棣 编
顾 倩

学林出版社

XUZHIMO
XIAOSHUO QUANJI



徐志摩 小说全集

顾永棣 编
顾 倩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志摩小说全集/顾永棣,顾倩编. 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80668-835-8

I. 徐... II. ①顾...②顾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4691 号

徐志摩小说全集



作 者——顾永棣 顾 倩

责任编辑——钱丽明

封面设计——周剑峰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64515005 传真: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:64515012 传真:64844088

照 排——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——890×1240 1/32

印 张——14.75

字 数——43 万

版 次——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6 000 册

书 号——ISBN 7-80668-835-8/1·224

定 价——25.00 元

独特的华丽

——谈徐志摩的小说

顾永棣 顾 倩

沈从文说：徐志摩在诗与散文方面所成就的华丽局面，在国内还没有相似的另一人，而他的小说仍保持这种独特的华丽，给我们另一种风格的神往。

遗憾的是志摩华丽而令人神往的小说，常被人们所忽视、乃至遗忘。为了展示志摩这种独特的华丽，我们编注出版了《徐志摩小说全集》，愿与读者同享华丽，共醉神往。

—

早在1903年徐志摩的导师梁启超写过一篇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，他开卷明义：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”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腐朽小说对国民及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，所以他要革新中国的小说。他把小说之所以能影响社会、支配人道，用“熏、浸、刺、提”来阐述小说的特殊功能：熏是从空间来熏染人、熏陶人；浸是“入而与之俱化者也”，浸得愈久受其感染愈深，所以浸着重在时间上；刺，是刺激所激发出来的顿悟；这熏、浸、刺的作用都是自外而内的精神作用，而提是自内而外的精神升华。

梁启超认为我国的才子佳人、江湖盗贼、妖巫鬼孤等，大多源于小说，即使其人不看小说，但小说演绎为戏剧、曲艺、故事，渐渍社会形成风气，同样是小说的遗传。所以他提出“欲新一国之民，必先新一国之小说”。

十年后，徐志摩从正面强调了小说的重要性。他在杭州一中校刊《友声》上发表一篇题为《论小说与社会之关

系》，说：“若科学、社会、警世、探险、航海、滑稽诸小说，概有裨益于社会，请备言之，科学小说，发明新奇，足长科学知识，社会小说，则切举社会之陋习积弊，陈其利害，或破除迷信，解释真理，强人民之自治性质，兴社会之改革观念，厥动最伟：警世小说，历述人心之险恶，世事之崎岖，触目刳心，足长涉世经验；探险航海小说，或乘长风、破万里浪，或辟草莱、登最高峰，或探两极，或觅新地、志气坚忍、百折不回，足以养成人民之壮志毅力；至于滑稽小说，虽属小品文字，而藉诙谐以讽世，昔日之方朔髡奴，亦足以怡情适性，解愁破闷。凡诸所述，皆有益小说也，其裨益社会殊非浅鲜，有志改良社会者，宜竭力提倡之。”

梁启超、徐志摩师生俩可谓珠联璧合，他们分别从负、正两个方面强调了小说对社会民心的重要性。所以小说只是文章的一种体裁。对社会民心的得失利弊全在于作者的观念和文章的内容。值得注意的是志摩写此时年仅十七岁，小小年纪已注重文学的使命感了。

二

如志摩所言，他的小说确实是从积极面着手的；《死城》的时代背景是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北京，小说以主人翁廉枫夜游为走向，划出了从前门到城根墓地的写作空间。全文紧扣一个“死”字，城楼像骷髅，大街上虽热闹，却像丧事人家的鼓吹，街灯像鬼火。浓霜、冷月、枯芦、孤鹭，北京成了一个死城，成了一堆灰。而东郊民巷——这国中之国——帝国主义列强的禁地，里面有欢乐和笑声，但不让中国人靠近。廉枫与守坟人的对话充满着对穷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病态社会的愤慨；人民一年比一年苦，大米一年比一年贵，冻了更饿、饿了更冻，大雪天连黄狗也瘦了不少。东城根多的是穷人、苦人，推土车的、推水车的、住闲的、残废的……穷得连狗也没有了叫声。有一家子，夫妻俩带三个孩子，饿急了，冷僵了，又不能做贼、商量着全家自尽。那男的用刀子捅他媳妇的肚子、肠子流出来了、直冒血，接着他用刀子往自己肚子上撩，那知他媳妇没有死透，见丈夫自戕，她拼着血身直向刀口上推，结果四根手指全没有了……

志摩这样血淋淋的描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“刺”，刺激你的感官，然后产生顿悟：必须改革这不合理的社会、不合理的人生。“人生是辛苦的。最辛苦的是那些在黑茫茫天地间寻求光热的生灵。”

《瑯女士》是以1931年初胡也频和丁玲的一段生活为原始素材的，胡也频在上海被捕时，志摩曾设法营救。胡也频遇难后，志摩又资助丁玲，让她与沈从文乔装成夫妇，逃离险地上海。

瑯是丁玲瑯的谐音，暗示丁玲。繁的原型是胡也频，黑的原型是沈从文。《瑯女士》因作者遭空难而成未完稿，但小说的褒贬倾向已很明显。小说通过瑯女士的心灵窗户，展示了两组对立体，以瑯和繁为代表，他们为铲除贫穷所表现出来的坚韧、机敏、挚爱的崇高品质与卑劣、丑陋、险恶的社会为一组；又以黑的真挚情义与卖国求荣的崔为另一组，来展开情节。有比较才有识别，使忠奸善恶昭然若揭，字里行间充满一股浩然正气。

这在梁启超看来《瑯女士》是“熏”，从空间来熏陶人，而对徐志摩说来，这是警世小说，足长涉世经验。有人认为《瑯女士》一文，说明徐志摩后期的思想已倾向无产阶级革命。纵观徐志摩的思想脉络，我认为他不可能有如此显明的政治倾向，因为他不是用阶级和党派来区分人的，他是从人道的立场出发，痛恨一切强暴、杀戮和卑劣行径，而对弱势群体一直给予同情和支持。但这篇小说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，一贯反对暴力的徐志摩，却支持繁联络同志去斗争，在他思想上确实是一种突破。

《春痕》的主人翁逸的原型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的青年时代。志摩并不是单纯向我们讲述一个恋爱故事，而是告诉人们人事有代谢，沧海变桑田、青春会老、美会变丑、精神现象也受着物质规律的支配。

《老李》原名《老李的惨史》。这篇小说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，老李是志摩中学时同学李幹人。那时小学毕业，相当秀才，中学毕业算是贡生了，李幹人中学毕业，成绩优等，那就是优贡。李幹人中学毕业优等的报单贴上了李家祠堂，族人公议，将一份祭产给了李幹人，本来无人反对，县知事又任命他为高小校长，将抽大烟、有外遇、侵吞学费的

原校长孟甫撤职了。孟甫是李幹人叔父,出名的笑面老虎,他挑动在外当兵的猛三回来与李幹人争祭产,结果猛三把李幹人杀死在操场上,他自己也抹脖子自尽了。……悲剧也是“刺”,是警世。“人心真是万分的嶮巇。”徐志摩用鲜血来刺激人,引发人们的深思。

《家德》里的主人翁家德原型是他家的长工家麟,一位憨厚、忠诚、勤劳、多艺、孝顺而多少还残剩着奴性的劳动者。读来如闻其声,如见其人。让你浸在里面,沐浴他人格的光辉;让你陶醉——一位劳动者的可亲可爱。

从上面列举的几篇小说来看,可知他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。即使是翻译小说,徐志摩也没有忘记小说的社会功能,他译《赣第德》,他认为《赣第德》是中国的《镜花缘》,他要用理想这面西洋镜,来反照中国社会的丑恶与凶险。他译《渴堤孩》,就是要讴歌伟大的恋爱,启迪人们去思考、去挑战、去追求伟大的爱情。用他山之石抨击了中国的封建礼教。

所以徐志摩的小说比之他的诗,更贴近民众生活,更具有现实意义,这正是他小说富有特殊华丽的一面。

三

志摩在欧美留学时结识了不少知名人士,也读了不少世界名著。他认为一篇如意的小说应该是:“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诗,有它特具的生动的气韵、精密的结构、灵异的闪光。”也就是说一篇上乘的小说必须有真挚的感情,诗一般的语言,有独特个性和生动的意境,框架结构是紧密的,又是流通的,字里行间闪跃着心灵的光辉和智慧。当然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,不是大手笔是很难做到的,即使是大手笔也难每篇如此。

但徐志摩确实是位难得的大手笔,他的诗在诗的外形上几乎没有两首诗是完全相同的,变幻莫测,别人要学也跟不上他的步伐。他的小说在写作手法上每篇也各具特色,不与别人相同,也不与自己相同,为要投胎的灵魂试制各样躯壳。使其内涵与外形达到完美统一。他在艺术的探求上,永远是倔强的。

他的小说产量不多,但涉及的生活面不狭,各式人物不

少。他通过刻画各种人物来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又一幅众生相,来增加人们的涉世经验。

志摩善于设喻,巧以对比。因为有对比才有反差,有对比才有冲突,有冲突才能激起生活浪花。如《两姐妹》中,以两姐妹呆板、无聊、寂寞的生涯来与邻居的热闹舞会相比;又以两姐妹失去青春、爱情和欢乐的生活来与女佣人去幽会相比。在《瑯女士》中,以瑯和馨为铲除贫困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质与卑劣、丑恶的社会相比;以黑的真挚情义与崔的卖身求荣的相比,使美者更美、丑者更丑,忠奸善恶,昭然若揭。

志摩善于心理描写,细腻而缠绵,他注重环境氛围的渲染,使读者如入其境。他有富丽的文辞,也有朴实的篇章,他更能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捕捉急速跳动的瞬间。

这些写作上的技巧和对体制的试验,正是他小说有特殊华丽的又一个方面。

但志摩说他的笔不会转弯子,确实,他的小说缺少悬念与起伏,但他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诗化了的语言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,因此读来同样引人入胜。

四

因为徐志摩出版过一本《曼殊斐尔小说集》,所以本书尊重译者本意,把曼殊斐尔的小说从译文中分出来,作为一个单独部分。

曼殊斐尔现通译为曼斯菲尔德(1888—1923),英国女作家,出版过两本小说集。她出生于新西兰,其父是新西兰银行经理。她1908年赴英,在伦敦大学读书。1913年与麦雷同居,(麦雷,是一家杂志的主笔,诗人,著名的评论家)志摩就是通过麦雷认识曼殊斐尔的,在1922年7月与曼殊斐尔相识。

徐志摩认为曼殊斐尔的美慧是自然界的杰作,像秋月洗净的湖山,霞彩纷披的夕阳、南洋里莹彻的星空:是整体美,纯粹美,完全美,不能分割的美,可感不可说的美。

志摩说:“一般的小说只是小说,她的小说却是纯粹的文学、真的艺术,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、博群众的欢迎,她却只想留下几小块”时灰“掩不阗的真品,只要得少数

知音的赞赏。”“但唯其是纯粹的文学，她著作的光彩是深蕴于内而不是显露于外者，其趣味也须读者用心咀嚼，方能充分的理会。”

翻译曼殊斐尔小说的，中国大概只有两个人，一位是陈西滢，他在北大教书时，因授课的需要，翻译过她的几篇小说，另一位也是最主要的一位就是徐志摩，他是征得曼殊斐尔同意后用心翻译的，并写了有关曼殊斐尔的评介文章和诗。她有“一种单纯的神秘的美永远在她的笔尖上颤动着。她的思想是一群在雪夜里过路的羊；你们能让它们走进你们的心窝如同羊归它们的圈不？！”愿曼殊斐尔的美、慧，连同她单纯而晶莹的思想，也像雪夜羊群归圈似的走进你的心窝。

2004年11月于海宁—杭州

目 录

独特的华丽

- 谈徐志摩的小说(顾永棣 顾 倩) 1

创作小说

- 春痕 3
- 一 瑞香花——春 3
- 二 红玫瑰——夏 6
- 三 茉莉花——秋 7
- 四 桃花李花处处开——十年后春 10
- 两姊妹 13
- 老李 18
- 一个清清的早上 25
- 船上 28
- 肉艳的巴黎 32
- “死城”(北京的一晚) 39
- “浓得化不开”(星加坡) 47
- “浓得化不开”之二(香港) 52
- 轮盘 56

家德	63
瑯女士	68

童 话

雀儿	83
小赌婆儿的大话	86
吹胰子泡	91
“香水”	93

翻译小说

涡堤孩	[德国] 福沟	99
赣第德	[法国] 伏尔泰	159
玛丽玛丽	[英国] 詹姆·司蒂芬	238
亲爱的	[英国] 詹姆·司蒂芬	325
半天玩儿	[英国] 赫胥黎	331
万牲园里的一个人	Daird Garuett	345
蜿蜒:一只小鼠	A. E. Coppard	356
生命的报酬	Yol Maraini	363
鸱鹰与芙蓉雀	[英国] W. H. Hudson	371

徐译曼殊斐尔小说

园会	377
毒药	393
巴克妈妈的行状	399
夜深时	406
一杯茶	413
苍蝇	421

幸福	427
一个理想的家庭	439
刮风	445
金丝雀	450

附录

《轮盘》自序(志摩)	457
《轮盘》的序(沈从文)	459

创作小说

春 痕^①

一 瑞香花——春

逸清早起来,已经洗过澡,站在白漆的镜台前,整理他的领结。窗纱里漏进来的晨曦,正落在他梳栉齐整漆黑的发上,像一流灵活的乌金。他清癯的颊上,轻沾着春晓初起的嫩红,他一双睫绒密绣的细长妙目,依然含漾着朝来梦里的无限春意,益发激动了他 Narcissus^② 自怜的惯习,痴痴地尽向着镜里端详。他圆小锐敏的眼珠,也同他头发一般的漆黑光芒,在一泻清利之中,泄漏着几分忧郁凝滞,泄漏着精神的饥渴,像清翠的秋山轻罩着几痕雾紫。

他今年二十三岁,他来日本方满三月,他迁入这省花家,方只三日。

他凭着他天赋的才调生活风姿,从幼年便想肩上长出一对洁白娇嫩的羽翮,望着出岫倦展的春云里,望着层晶叠

① 作于1923年初。初载1923年2月11日《努力周报》第41期,署名徐志摩。题名《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》。初收1930年4月中华书局版《轮盘》时改名《春痕》。

志摩小说中的不少人物,在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,本文中的“逸”就是以林宗孟为模特儿的,志摩在《伤双栖老人》一文中说:“不,你不是老人,你至少是我们后生中间的一个。在你的精神里,我们看不见苍苍的鬓发,看不见五十年光阴的痕迹,你的依旧是二三十年前《春痕》故事里的‘逸’的风情——‘万种风情无地着’。”文中所表达的那种空灵的、诗式的神韵,正是志摩所长。

② Narcissus,那喀索斯,神话中美少年,因迷恋自己的泉中倒影,抑郁而死,化作水仙花。(译者注)

翠的秋天里,插翅飞去,飞向云端,飞出天外,去听云雀的歌,听天河的水乐,看群星联舞,看宇宙的奇光,从此加入神仙班籍,凭着九天的白玉栏杆,于天朗气清的晨夕。俯看下界的烦恼尘俗,微笑地生怜,怜悯地微笑。那是他的幻想,也是多数未经生命严酷教训的少年们的幻想。但现实粗犷的大槌,早已把他理想的晶球击破,现实卑琐的尘埃,早已将他洁白的希望掩染。他的头还不曾从云外收回,他的脚早已在污泥里泞住。

他走到窗前,把窗子打开,只觉得一层浓而且劲的香气,直刺及灵府深处,原来楼下院子里满地都是盛开的瑞香花,那些紫衣白发的小姑娘们,受了清露的涵濡,春阳的温慰,便不能放声曼歌,也把她们襟底怀中脑边蕴积着的清香,迎着缓拂的和风,欣欣摇舞,深深吐泄,只是满院的芬芳,只勾引无数的小蜂,迷醉地环舞。

三里外的桑抱群峰也只在和暖的朝阳里欣然沉浸。

逸独立在窗前,估量这些春情春意,双手插在裤袋里,微曲着左膝,紧啣住浅绛的下唇,呼出一声幽喟,旋转身掩面低吟道:可怜这,万种风情无地着!

紧跟着他的吟声,只听得竹篱上的门铃,喧然大震,接着邮差迟重的嗓音唤道:“郵便!”

一时篱上各色的藤花藤叶,轻波似颤动,白果树上的新燕呢喃也被这铃声喝住。

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张美丽的邮片笑吟吟走上楼来对逸说道:“好福气的先生,你天天有这样美丽的礼物到手”,说着把信递入他手。

果然是件美丽的礼物;这张比昨天的更觉精雅,上面写的字句也更妩媚,逸看到她别致的签名,像燕尾的瘦,梅花的疏,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,悦耳的清音,接着一阵复凑的感想,不禁四肢的神经里,进出一味酸情,进出一些凉意。他想出了神,无意地把手里的香迹,送向唇边,只觉得兰馨满口,也不知香在片上,也不知香在字里——他神魂迷荡了。

一条不甚宽广但很整洁的乡村道上,两傍种着各式的树木,地上青草里,夹缀着点点金色、银色的钱花。这道上在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车、菜担以外,行人极少。但此时铃声响处,从桑抱山那方向转出一辆新式的自行车,上面坐

着一个西装的少女，二十岁光景。她黯黄的发，临风蓬松着，用一条浅蓝色丝带络住，她穿着一身白纱花边的夏服，鞋袜也一体白色；她丰满的肌肉，健康的颜色，捷灵的肢体，愉快的表情，恰好与初夏自然的蓬勃气象和合一致。

她在这清静平坦的道上，在榆柳浓馥的阴下，像飞燕穿帘似的，疾扫而过；有时俯偻在前枢上，有时撒开手试她新发明的姿态，并不时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，因为孟浪的风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，像荷叶反卷似的，泄露内衬的秘密。一路的草香花味，树色水声，云光鸟语，都在她原来欣快的心境里，更增加了不少欢畅的景色——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，一般的美，一般的活泼。

自行车到藤花杂生的篱门前停了，她把车倚在篱旁，扑去了身上的尘埃，掠齐了鬓发，将门铃轻轻一按，把门推开，站在门口低声唤道：“省花夫人，逸先生在家吗？”

说着心头跳个不住，颊上也是点点桃花，染入冰肌深处。

那时房东太太不在家，但逸在楼上闲着临帖，早听见了，就探首窗外，一见是她，也似感了电流一般，立刻想飞奔下去。但她也看见了，她接着喊道：“逸先生，早安，请恕我打扰，你不必下楼，我也不打算进来，今天因为天时好，我一早就出来骑车，便绕道到了你们这里，你不是看我说话还喘不过气来？你今天好吗？啊，乘便，今天可以提早一些，你饭后就能来吗？”

她话不曾说完，忽然觉得她鞋带散了，就俯身下去收拾，阳光正从她背后照过来，将她描成一个长圆的黑影，两支腰带，被风动着，也只在影里摇颤，恰像一个大蜗牛，放出它的触须侦探意外的消息。

“好极了，春痕姑娘！……我一定早来……但你何不进来坐一歇呢？……你不是骑车很累了么？……”

春痕已经缚紧了鞋带，倚着竹篱，仰着头，笑答道：“很多谢你，逸先生，我就回去了。你温你的书吧，小心答不出书，先生打你的手心。”格支地一阵憨笑，她的眼本来秀小，此时连缝儿都莫有了。

她一欠身，把篱门带上，重复推开，将头探入；一枝高出的藤花，正贴住她白净的腮边，将眼瞟着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：“再会罢，逸！”